

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dramatic illustration. A large, dark, gnarled tree trunk or branch dominates the right side, reaching towards the top. Several pale, featureless faces are visible within the dark hollows of the tree. The background is a swirling, ethereal landscape with blue and yellow-green hues, suggesting a storm or a mystical realm. The title '神賭丐俠' is written in large, bold, red characters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cover.

神賭丐俠

卧龙生 著
《台湾》

第九章 养虎为患很难说

是以，她的面上，还带着笑容，道：“小师叔，你不知我为本门，也立过奇功，马放野和冯圣夫妇，就是我带人——”

袁中笙一听到此处，血脉沸腾，再也按捺不住，发出了霹雳也似一声大喝，道：“住口——”

袁中笙这时的内功已经极高，虽然他内功是陡然而来的，他并不会应用，在动手之际，往往发挥不到一半的力量。

但这时，他那一声大喝，却是将他内功的威力，全发挥了出来，只听得刹时之间，宛若半空之中，响起了一个霹雳一样！

不但文丽首当其冲，被吓得面无人色！霍贝也向后连退了三步，连袁中笙自己，也绝未想到自己一声断喝，竟具如此声威，也震得他自己耳际，嗡嗡直响，好一会才静了下去。

文丽被袁中笙的这一喝吓呆了，呆立了足有半盏茶时，才陡地想起，自己若是再不走开，只怕更要讨没趣！她一想及此，立即如飞向前掠出！

文丽虽然碰了这样的一个大钉子，然而她一面向前掠出，一面仍在转念，如何才能在袁中笙的身上得些好处，甚至用什么办法，使袁中笙像以前一样，对自己言计听从！

她身子如飞，不一会便驰远了。

而袁中笙刚才，听得文丽亲口说出她带着滇南四鬼到了黄山

脚下，致命名师傅和冯大侠夫妇蒙难，他的心中，比听到霍贝讲起这件事时，更其难过，更其悲愤，面涨得通红，好一会，才并进出了一名话来，道：“真想不到，真想不到！”

霍贝趁机道：“袁大哥，我曾向你说过，她必然会向你夸耀这件事的，竟给我不幸而言中！”

袁中笙叹了一口气，默然不语。

由于这一件事已得到了证实，所以袁中笙对霍贝更其信任了。

他和霍贝两人，向松林深处走去。

不用多久，便到了一个林木十分茂密的所在，连阳光也透射不进，十分昏暗幽静，两人才停了下来。而一路上，霍贝已捉了几头松鸡在手，这时，生着了火，烤起鸡来。

袁中笙在地上坐了下来，道：“酒呢？”

霍贝一伸手，自腰际解下一只拳头大小的玉壶来，道：“酒在这里。”

袁中笙接了过来，他正需酒解愁，道：“就是这么一点以，济得什么事？”

霍贝忙道：“袁大哥，这酒乃是百年片醪，极其易醉，酒能乱性，还是少饮些的好！”

袁中笙打开玉壶，一股酒香，扑鼻而入，向壶中一看，总共只不过大半壶酒，他道：“只有三五口酒，就算一齐吃了，又会怎样？”

霍贝笑道：“袁大哥，此酒性烈，而且酒是乱性之物，还是少饮些的好！”

袁中笙只当霍贝劝自己，全是一番好意，因之并没有将霍贝的话放在心上，对准了壶口，“咯嘟”一声便喝了一大口。

只觉得那酒，醇香之极，入口清甜，令人喝了一口，更想喝第二口。

霍贝已烤熟了一只松鸡，递了过来，道：“袁大哥，你不善饮

酒，一口已會醉了，絕不可多喝，否則只怕會生意外。”

袁中笙只覺得自己一點醉意也沒有，道：“霍兄弟，你不必勸我，我今日要盡醉方休！”

霍貝吃了一驚，道：“那萬萬可！”

他一面說，一面便伸手來搶玉壺，但袁中笙却一推，向他推去。袁中笙那一推，本沒有用什麼力道，可是霍貝卻跌出了七八步去！

袁中笙因為這幾天來，在他身上所發生的怪事實在太多了，因此竟絕不曾去想一想，這其中是不是有什麼古怪在。

他心中反倒十分過意不去，道：“霍兄弟，跌痛你了麼？”

霍貝爬起身來，道：“我跌痛了倒不要緊，袁大哥，但望你不要喝醉了生事就好了，你千萬記和是，這酒性烈得很。”

袁中笙若是剛才未曾喝過那酒，這時被霍貝一再警告，或則會不敢喝了。可是，他剛才喝了一口，那酒却是香甜可口，他還只當那是霍貝小心過了頭，心中還在想，自己無意之中認識了這樣關心自己的一個朋友，倒也是一大樂事！

他心中一会儿難過，一会儿高興，一会儿激憤，一会儿悶郁，轉眼之間，竟將那一壺酒，喝了個干乾淨淨，一滴不剩。

將酒喝完之後，袁中笙只覺得頭漸漸地沉重了起來，身子也輕飄飄地，像是騰雲駕霧一樣，十分舒服，他大着舌頭道：“霍兄弟……我……不是沒有醉……”

他一句話未曾講完，頭一搭，便已經沉沉地睡了过去！

霍貝一見袁中笙睡去，連忙一躍而起，向他的身邊掠來，到了他的身邊，將他的頭捧了起來，左右劇搖了几下，但袁中笙鼾聲大作，却是了無所覺。霍貝又擦開了袁中笙的眼皮，只見他的眼珠，也是停着不動，分明已睡得沉熟之極！

霍貝心中，得意之極，揚聲“哈哈”大笑了起來！

他笑了並沒有多久，身形拔起，便向赤松林外，疾馳了出去！

袁中笙既然已经醉得人事不省，睡得昏昏沉沉，他当然不会知道，在他沉睡的时候，究竟曾经发生过一些什么事情。

他只是在沉睡了不知多少时间之后，才渐渐有了知觉。

他首先听到，就在他的身边，似乎有人在发出呻吟之声，但还听不真切。

渐渐地，呻吟声听来十分真切了，又过了不多久，他已经听出，那呻吟声不是别人所发，竟是霍贝所发出来的！

袁中笙心中一凛，这时候，他已经醒了几分了。

但，他却仍没有力道，睁开眼睛来。

他心中迅速地在想着，立即记起了自己在沉睡以前的一切，想不到只饮了那么一点酒，便沉睡了过去，不知已睡了多久呢？霍贝为什么发出呻吟声来呢？

袁中笙的身子，微微地动了一动。

他一面打开眼，一面手也伸了一伸，而就在他睁开眼来时，他不禁呆了！

袁中笙在这半年来，已经遇到过许许多多令得他震惊的，但是却没有一次，使像如今这样吃惊的！

他记得十分清楚，他是醉倒在那座赤松林中的，可是如今，同睁开来，眼前一片葱翠，却是在个绿草如茵的山谷之中。

这还不足以令得他震惊，而令得他震惊的，则是翠绿的草地之上，染满了殷红的血迹！

霍贝也在这些死人之中，只不过他却并没有死，只是浑身浴血。

而更令得袁中笙如受电殛的，是在他的左臂中，紧紧地挟着一个十分年轻美貌的女子，那女子竟是全身赤裸，一丝不挂，身上虽然没有伤痛，但是却也已经死去了。

袁中笙一见到了这等情形，张大了口，瞪大了眼睛，一点声音也发不出来。

他只覺得自己的身子，在劇烈地發着抖，上下兩排牙齒相碰，得得得得，不知過了多久，他才叫道：“霍……兄……弟……”

霍貝却並沒有回答，只不過他的身子，略動了一動，呻吟聲更大了些。

袁中笙道：“霍……兄弟……發生了什么事？”

只見霍貝以肘支地，向他爬了几步，在爬行之際，他身上還有鮮血滴出，他爬行了几步之後，喘着氣，又跌倒在地上，道：“袁大哥，你……醒了么？闖了……大禍……了！”

袁中笙見到了山谷中的情形，已知道發生了極其不尋常的事。但是所發生的究竟是什麼說法，仍是莫名其妙，只是瞪大眼睛望着霍貝。

霍貝向那些死人一指，道：“袁大哥，你或則認識他們！”袁中笙一見那些死人，心中便驚駭之極，如何還去顧及辨認那那些死人的面目？

此際，他聽得霍貝這樣說法，才又去看那些死人，這不看猶可，一看之下，他更是背脊生涼！他雖然不認識全部，但是他卻認出，死的人，有兩個是武當門下，還有三四個，則是青城門下的弟子！武當青城，乃是天下武林大派，平日絕不敢有人得罪，如今却却有子弟死在此處，可知事情重大！在他發呆之際，霍貝又道：“袁大哥，在你懷中的，是武當四英之中，范玉雲的得意女弟子許秀琮！”

袁中笙听了，心头又是大为震动，颤声道：“她……是如何会赤裸在我怀中的？”

霍貝又在地上爬行了几步，来到了袁中笙的前面，道：“袁大哥，你……是真的不知，还是假意来问我的？”

袁中笙只觉得身子的冷汗，如泉而涌，道：“霍兄弟，你……你说什么？”

霍貝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袁大哥，我早说那酒性烈，叫你……

不要多喝，你偏偏不肯听，如今……唉……如今却……”

霍贝的话还没有讲完，袁中笙已只觉得身上一阵一阵发寒，如同整个身子浸在你冰水之中一样，一伸手，抓住了霍贝的手臂，道：“霍兄弟，你……快讲给我听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！”

霍贝道：“袁大哥，你可是要我照实说么？”

袁中笙忙道：“自然是！”

霍贝吸了一口气，道：“你饮完了酒，我已经看出你酒气上涌，叫你闷头睡上一觉，你却不肯……”

袁中笙听到这里，分辩道：“我……是沉睡了过去的啊！”

霍贝却摇了摇头，道：“那是你已醉得人事不省之故，事实上你绝未曾睡！”

袁中笙道：“那么我做下了什么？”

霍贝道：“你一面怪叫，一面向前奔去，我知道酒已发作，你去可能要闯祸，所以便紧紧地跟在后面，你向前飞奔，来到了这里，恰值青城、武当、峨嵋三派弟子，正在欢晤，你不由分说，便和他们，动起手来！”

袁中笙的身子，簌簌发抖，牙齿相碰，“得得”有声，道：“有……这……等……事？”

霍贝续道：“他们三派弟子人虽多，但哪里是你的敌手？不到片刻，已死了一大半，未死的也都身负重伤，你这时更是狂性大发，抓住了范玉云的女弟子许秀琼，竟将她当众躏蹂……”

霍贝讲到这里，袁中笙已尖声叫道：“不！不！没有那种事？”

霍贝道：“没有那种事，她如何会赤裸着身子，在你的怀中？”

袁中笙身子一震，向旁滚开了几步。

那具赤裸的尸体，直到这时，才算离得他远了一些。

霍贝继续道：“许秀琼在被你躏蹂之后，羞愤而死，你仍然不肯放开她……”

袁中笙面如死灰，道：“你……你为什么不阻止我？为什么不

阻止我？”

霍貝苦笑道：“袁大哥，我如何打得过你？你看我浑身浴血，身上的伤痕，何止十七八处，那全是我劝阻你时……你加在我身上的。”

袁中笙到了这时，实是再难得出一个字来了！

霍貝道：“我重伤倒地，眼看着有几个伤重未死的人，爬着逃出山谷去了，你却沉睡不醒起来，直到如今，方始醒来！”

袁中笙双目，泪水进流，道：“霍兄弟，这……是真的么？是真的么？”

霍貝道：“我早已劝你不知多少次，那酒性烈，不能多饮，你却偏偏不肯听，如今，我难道编些事来骇你不成？”

袁中笙想起，自己在未喝那一小瓶酒前，霍貝的确曾再三告诫，但自己却置若罔闻，如今发生了这怕的事情，那可以说一切全因自己而起！

他心中后悔，难过，简直不是任何文字所能形容于万一！

他呆了半晌，突然一跃而起，拾起了地上一柄染满了鲜血的长剑，一横剑，便向自己额子上抹去！

在发生了这样的事后，即使没有人来责备他，他自己虽然死了，但是武林中人，在谈论起自己来，不知道要加上多少难听的诟骂，自己简直是禽兽不如！

袁中笙想到这里，几乎连死的勇气，都消灭了几分！

他手一软，长剑的去势，慢了一慢。

也就在此际，霍貝已疾扑了起来，一伸手夺过了袁中笙手中的长剑，惊叫道：“袁大哥，你作什么？”

袁中笙此际，神智混乱之极

他也根本不去想及，何以刚才霍貝行去还如此艰难，刹时之间，却又生龙活虎也似，跃了起来，将自己手中的长剑夺去。

他只是叫道：“我活着还有什么用？我活着还有什么用？”

霍贝忙道：“袁大哥，这是什么话？你只是酒后糊涂，怎可萌此短见？”

霍贝这样一说，袁中笙的心中，更是难过得如同万刀齐下，在深深切割一样，他一挥手，将霍贝震了开去地。

就在这时候，忽然听得山谷之外，传来了几下愤怒已极的呼喝之声！

霍贝连忙一拉袁中笙，道：“不好，只怕是三派的高手来了，快躲一躲！”

袁中笙苦笑道：“霍兄弟，这三派交遍天下，我做下了这等事，天下虽大，亦无立足之地，躲？还躲得到哪里去？事情和你无关，你快走！”

霍贝道：“袁大哥，这是什么话，我岂能在这样的情形之下，弃你而去？”

袁中笙心想，自己居然认识了这样忠诚的一个朋友，就算死去，也不枉了。他忙道：“来的人必定多，你在此也是白白送死！”

霍贝道：“只怕未必，袁大哥，你别忘了，在名义上，如今你是银臂金手寿菊香的弟子，来人只怕未必敢将你怎样！”

袁中笙呆了一呆，道：“寿菊香……我这等行径，倒真的的像她的徒弟……”

他话才讲完，怒啸之声，已经迅速地传到了山谷之中，一个身形甚高的人，手中兵刃，精光闪耀，连人带兵刃，幻成了一道精虹，电也似疾，掠进了山谷！

他身形一凝，袁中笙一眼看到了他手中的兵刃，乃是一只钢轮，此际正自旋转飚急，发出惊心动魄的“呜呜”之声，心中不禁一凜。

他立即抬头看去，只见来人面色煞白，剑眉倒竖，双目之中，似要冒出火来，不是别人，正是青城高手郭独清！

袁中笙一见郭独清，心中便生了一股寒意。

只見郭獨清四面一看，眼中的怒火更盛，一聲大喝，惊天動地，道：“賊子怎敢？”

袁中笙一言不發，郭獨清一振手臂，手中的鋼輪轉得更急，所發出的聲音，也格外驚，向着袁中笙，當胸釐到！

袁中笙根本沒有躲避的意思，他只是木然而立。

眼看郭獨清的日月輪，已將攻到了他胸前，霍貝才一伸手，將袁中笙拉开了一步，叫道：“且慢！”

郭獨清見袁中笙在自己一輪攻到之際，居然絕不躲避，心中也不禁一奇，厲聲喝道：“惡賊還有何話可說？”

霍貝一聲冷笑，道：“我怕你一人不是敵手，你何不等各派幫手來到了再說？”

郭獨清怪叫一聲，手腕一翻，日月輪二次將要攻到，但是就在此際，只听是山谷之外，响起了一声尖叫，道：“將淫賊留給武當派來誅戮！”

郭獨清向地上裸體女尸看了一眼，身子向后，退了開去。

他這裡才一后退，武當四英之中的玄女劍范玉雲，已如電也似疾趕到。

她一到，便除下了身上的外衣，蓋在裸體女尸之上，這才轉過身來，睜眦欲裂，尖聲道：“淫賊，我叫你一寸一寸地死！”

袁中笙根本不欲分辯，事實上，他此際心中對自己的憤恨，也絕不在范玉雲之下。他只是木然而立，范玉雲長劍一伸，劍尖已向袁中笙的“氣門”挑來。

那“氣門”位在丹田之上，乃是學武之士一等一的要害，氣門一被挑破，全身真氣，便自緩緩泄去，要身受無窮苦痛而亡，若不是仇恨深重到了極點，雖是邪惡之徒，也是輕易不攻這要害的。

袁中笙一見范玉雲一出手，便刺向自己的氣門，本能地身子一縮。

范玉雲踏步進身，道：“你還想逃么？”

霍贝在同时，大声叱道：“我师傅是银臂金手寿菊香新收弟子，你们敢对他无理么？”

郭独清一听，面色不禁一变，范玉云虽在极怒之中，但听了也不禁一呆。

就在这时，又有两个人，掠进了山谷来，当前一个，是青城郭不浊，后面则是生生剑客张青云。在张、郭两人掠进之后，远处一下怒啸之声，是青城郭步浊，后面则是生生剑客张青云。在张、郭两人掠进来之后，远处一下怒啸之声，如铺天盖地而来，转眼之间，一条人影，后发先至，反赶在郭浊和张青云之前！

那人身形一凝，乃是一个五短身材的中年人。

郭氏弟兄，张青云和范玉云这四人，一见这人，齐转身向之行了一礼，范云道：“龙飞虎，峨嵋弟子，虽也死了两名，但此仇要由武当来报！”

袁中笙一听得“龙飞虎”三字，心中又不禁吃了一惊，他虽然从来也未曾见过这个中年人，但是峨嵋高手，三翼飞虎龚生智的名字，他总是说过的，范玉云称那人为“龚飞虎”，那自然是他了！

袁中笙见三派高手云集，心中越来越是吃惊。

本来，他一心认定错在自己，就算人家要对付他，他也没有还手之意的。但是这时候，三派的高手都赶到，声势夺人，就算人家要对付他，他也没有还手之意的。但是这时候，三派的高手都赶到，声势夺人，袁中笙心中，不免有了一丝怅意。

在那样的情形之下，任何人的心中，生出了怯意，若是被三派高手，不由分说，就这样处死，未免有点冤枉。

他身上冷汗直淋，道：“龚大侠，你们听我——”

然而，他一句话还未曾讲完，三翼飞虎龚生智，倏地踏前一步，五指如钩，已向他当胸抓了过来！

那龚生智乃是峨嵋派四大高手之中的一个，功力深湛，出手

之愉，也是无可比拟，他这里五指才发，袁中笙已经感到胸前劲风飒然，他连忙身子一侧。

怎知龚生智那一抓，来势虽快，变扫却更快，袁中笙的身子，才向旁一侧，龚生智手臂立即一弯，已改向袁中笙的腰际抓来。

在那样的情形下，袁中笙实是避无可避，他只得手起一掌，向龚生智的手腕，击了下去。

他这里一掌击下，龚生智手臂，略略一缩，手掌翻处，一掌迎了上来！

袁中笙此际，虽已知道自己功力大进，但是要他和峨嵋派数一派二的高手，龚知智来对掌，他还是不敢的。只不过如今的情形，却不容不对！

他真气运转，掌势顿时加强，只听得“叭”地一声响，双掌已然相交！

袁中笙只觉得对方的掌心之上，一股大力，疾涌了过来，震得他的身子，腾地向后，退出了一步！然而，在人的身子向后退出的同时，只见三翼飞虎龚智的身子，也猛地一震，一样退出了一步！

袁中笙一见这等情形，心中又惊又喜！

他喜的是，以前只知自己的武功，竟已到了和赫赫有名的峨嵋高手相等的地步！

龚生智年近花甲，数十年来，不知要经过几许苦练，才能有如今这样的造诣，而今自己，却在不知不觉中，武功便有了这样的造诣，这如何不喜？

但是，他想及自己的武功，虽已和龚知智相埒，但是如今峨嵋、青城、武当三派高手云集，只怕自己仍然不是敌手！

一时之间，他心情复杂到了极点，一句话也讲不出来。三翼飞虎龚生智被袁中笙的一掌震退了一步，也不禁呆了一呆。

就在他一呆之际，范玉云和郭不浊两人，已双双抢向前来。

范玉云尖声道：“这贼子归武当派来收拾！”

郭不浊道：“由青城出手便可，不消贵派费事！”

袁生智则尖声道：“我不将他生擒回峨嵋去，誓不为人！”

几人你一言，我一语，语音方止，便听得谷口处，传来了一声令人毛发直竖，其冷若冰的冷声，道：“你们何必争？”

那一句话一传众人耳中，众人尽皆一怔！

袁中笙一听便听出，讲那话语的，正是银臂金手寿菊香！

袁中笙陡一听得寿菊香的声音，自谷口传了过来，他心中不知是悲是喜！

在目前这样的情形之下，寿菊香的出现，自然可以替他解围的。然而，这样一来，他是寿菊香收弟子一事，也就天下皆知了！

袁中笙拜在寿菊香的门下，本是万不得已，为了要搭救他师傅马放野的，但是，外人又怎能明白他的这一番苦心呢？

袁中笙呆了一呆，转头看去。

只见厉漠漠在前，文丽在后，两人抬着一个软兜。而软兜之上，则坐着银臂金手寿菊香！

这时，不但袁中笙转头看去，其余各人，在一听得那一句声音如此冰冷的声音之后，也一齐循声望去，一看之下，人人面上变色！

只见厉漠漠和文丽两人，抬着寿菊香，迅速地向前，奔了过来。

到了近前，寿菊香才又冷冷地道：“人齐得很啊，你们自负名门正派，但三派高手合在一起，对付我一个徒儿，一个徒孙，嘿，这件事传说出去，贵派掌门却大是丢脸了！”

寿菊香一出现，三派高手，便已经认出了来的正是有天下第一恶魔之称的女魔头，滇南高黎贡山，银臂金手寿菊香！

他们实是万万想不到会在此处，遇上这个大魔头的，因之，他们不但脸上变色，在寿菊香向前来之际，他们也是呆若木鸡，一

动也不动。

直到此际，寿菊香讲出了这样的话来，知道袁中笙原来来历的人，如张青云范玉云等人听了，更是大惊失色，一时之间，一言难发！

霍贝踏前一步，道：“师祖，我们虽然只有两人，但却绝不致于失了师门之威。”

寿菊香“唔”地一声，冷电四射的眼睛，忽然望向三翼飞虎龚生智，冷冷地道：“三翼飞虎，你刚才正在声势汹汹地动手，见了我，何以僵着不动了？”

龚生智虽是峨嵋派中一等高手，但这时也不免为之心寒！

也正因为他是峨嵋派高手之故，所以他知道寿菊香的厉害之处，这时，他听得寿菊香指名道姓地喝他，不自由主，全身一震，向后退出了一步。

龚生智向后一退，郭不浊、郭独清两人，也向后退了开去。

生生剑客张青云伸手在范玉云的衣襟上，轻轻一扯。

他虽然未曾说话，但是他的动作的含意，却是十分明白，那是叫范玉云也快些后退。

然而，范玉云却是性烈如火之人，她爱徒被如此躏辱，她心中已是恨极，再加上她早年，曾见过寿菊香一面，虽知寿菊香厉害，但寿菊香究竟厉害到什么程度，她却不知。

当她看到郭氏兄弟龚生智三人，不自由主后退之际，心中生出了极大的鄙视之意，张青云在这样的情形下，令她后退，她如何肯听？

只听得她一声尖叫，厉声道：“老妖妇，旁人怕你，难道我也怕你么？”

寿菊香的眼珠，慢慢转动，终于停在范玉云的身上，道：“是吗？”

范玉云被她一望，心中便感到了股寒意！

但是她的性子也当真刚烈，心中虽寒，却绝不退缩，一声断喝，手中玄女剑，“刷”地扬起，一剑向寿菊香的胸际刺到！

这时，寿菊香是坐在软兜之上的。前有厉漠漠，后有文丽。

但是厉漠漠和文丽两人，对于范玉云的这一剑，却视若无睹！

眼看范玉云这一剑，已将刺中，寿菊香一声冷笑，右手中指，突然向上一竖！

她甚至连手腕也未曾动，事实上，她全身僵硬，手腕也根本不能支动，她只是一指竖起之间，太阴真气，已经无声无息，激射而出！

范玉云只觉得自己的一剑，在就要刺中对方之际，忽然之间，一股大到了不可抗抵的力道，向剑尖之上，疾撞了过来！

本来，大到了极点的力道，总是如同排山倒海也似，向前涌过来的，然而此际那股力道，却只是撞向剑尖！

那一撞，使得玄女剑陡地弯了起来，而那股大力，迅速地传到了范玉云的掌心，五指一松，玄女剑幻成一溜黑虹，飞上了半空！

范玉云在一招之间，便已经失去了玄女剑，这才知道厉害。

也就在此际，只听张青云大叫道：“快退！”

范玉云的性子虽烈，但是到了这样的生死关头，却她也不能的要退缩了的主意了。

然而，当她身子一呆，正待退后去之际，寿菊香的手指向下一沉，第二股太阴真气，早又疾如闪电，向前攻了出去！

这一股力道大到了极点的太阴真气，攻向范玉云的胸口！

本来，范玉云根本不知道对方已经发出了第二股太阴真气，胸前要害一被撞中，非死不可。然而，恰好张青云还怕范玉云不肯退，一面叫，一面向前赶了过来，猛地一拉。

这一位，使范玉云的身子，陡地一侧，救了她的命，寿菊香所发的那股太阴真气，正好撞在她左肩上！

电光石火之间，只听得范玉云的左肩，发出了骨烈害然之声，范玉云面色惨白，发出了一声怪叫。

而寿菊香的那一股太阴之气，在撞裂了范玉云的肩骨之后，余势未断，还令得范玉云和张青云两人，齐跌出了四五步！”

袁中笙在一旁，看到了这样的情形，也不禁呆了！

要知道，范玉云和张青云两人，乃是武当四英中的人和的，岂是借借无名之辈？

但是寿菊香却只凭着一根手指，便将这两人，播弄得如同小儿一样，而且，其中一个，肩头还受了如此的重伤！

寿菊香的武功之高，确是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！

寿菊香冷冷一笑，道：“什么人还要来送死？”

一时之间，三派高手，五人面面相觑，没有一个人出声。

寿菊香叫道：“中笙！”

袁中笙不能不答应，道：“在。”

寿菊香道：“你们五人看清楚没有，这是我新收的弟子，将来传我衣钵的，便可能是他，以后你们见了他，若是想死的，便不妨粗声大气！”

袁中笙一听得寿菊香这样讲法，心中不禁叫苦不迭！

他向五人看去，只见五人人对自己怒目而视，显是敢怒而不敢言！

寿菊香又一声冷笑，道：“你们可听清楚了么？”

五人之中，仍是没有人出声。

寿菊香“嘿嘿”冷笑道：“你们自然是听到了的，但你们却故意不出声，是不是？中笙，你再照样去问他们，若是他们不出声，你便打断他们的双腿！”

袁中笙一听得寿菊这样命令自己，不由得汗流浹背！

他忙道：“我……只怕打不过他们。”

寿菊香怒道：“有我在这里，就算是天神，你也可以打得过，

快去!”

袁中笙心中暗暗叫苦，他向霍贝望去，但霍贝却暗暗向他使眼色，示意他去逼问五人。

袁中笙知道自己如果一去逼问五人，那么，武林中人，立即便将自己当作是邪派中的大魔头了，恶声名传扬起来容易，再要更正，再向武林中人表示，自己绝不是邪派中人，那比怕比登天还难！

但是，袁中笙这时，却没有法子不服从寿菊香的喝令！

因为他的师傅还在寿菊香的手中，如果他一抗命，那么，以往的心血，也就白费了，而且，抚养他成人的师傅，只怕也没有希望脱难了！

总共才不过极短的时间，袁中笙的身上，已经被汗水湿透了！

霍贝见袁中笙迟疑不前，便催道：“师傅，有师祖在，你怕什么？快去问他们！”

袁中笙心中，暗叹了一口气，心想师傅养育自己成人，恩重如山，为了报答师恩，粉身碎骨，应在所不辞，如何为了顾及自己的声名，便自犹豫了起来？

他一想及此，便转过身去，来到了龚生智等五人的面前。

本来，他已经鼓足了勇气，要去喝问那三派五个高手的了。但是，他一到了五人的面前，却只觉得喉头发干，一个字也讲不出来。

他一连干咳了几声，才道：“我……师傅的话，你们可曾听到了么？”

郭氏兄弟等五人，望着袁中笙，面上都现出十分卑夷的神色来。

袁中笙然那样的情形下，当真恨不得地下有一个地洞，可以供他钻下去，他硬着头皮，又问了一遍，但是却仍然没人出声。

寿菊香厉声道：“他们既然不出声，你还不动手打断他们的双